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十一回 杜仙珮燕翼傳詩

詩曰： 姻緣遇合何所憑？只在綿綿共有情。
海可枯兮石可爛，惟有情根不可斷。
失身細柳命莫蘇，燕亦相憐俛首呼。
子卿雁帛不足信，此誠目擊非虛無。
君不見，虞舜南巡二女哭，至今斑斑淚滿竹。

當下謝賓又聽著彩燕說罷，不勝欣喜道：「小姐深藏閨閣，何異天上仙姝。我以風塵下士，得一飽睹足矣，還要想著甚來。」既而彩燕去後，將至黃昏人靜，輕輕的開鎖推窗，屏息以俟。停了一會，猛聽得門兒開響，只見杜小姐輕移蓮步，走下庭除，彩燕與眾丫鬟一齊隨步出來。那一夜，恰值月光如畫，謝賓又仔細一看，那杜小姐果然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
溫柔態度，絕如楊柳更妖嬈。潔嫩豐龐，彷彿桃花還豔麗。鴛鴦鋪錦拖著地之羅裙；鸞鳳銜珠披垂肩之霞帔。眉纖纖而若畫，髮繞繞以如雲。漫云秀色堪餐，果爾胡然若□。正所謂：憑伊窈窕神難似，縱有丹青畫不如。

杜小姐立在階除，說說笑笑，徘徊了半晌。顧謂彩燕道：「雖則水蟾可愛，怎奈冷露欺人，進房去罷。」眾丫鬟遂一哄掩門而進，但撇下半庭香露。頃刻間，已是重扉杳隔。謝賓又凝坐移時，便即將窗鎖閉，慨然歎息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你自有眾鬟簇擁，何愁寂寞。卻怎知獨眠孤館，夜長似歲，何以發付小生。」自言自語的嗟歎了一會，不覺隱几而臥。矇矓之間，忽聞低聲喚響，急忙啟扉相問，卻是一個娉婷嫋娜，二八麗人。仔細看時，原來即是杜仙珮也。便深深揖道：「深愧謝嘉，才微貌寢。荷蒙小姐錯愛，屢以佳章見晤。今夕又獲親降雲輶，此恩此德，使小生何以為報。」杜小姐低鬟微哂，徐徐應道：「家嚴為重君才，兼以年家世誼，所以館君西席。則妾與君，實與兄妹相若，故特乘此良夜，潛出深閨，擬與足下剪燭一談，幸勿疑有他意也。」謝賓又笑道：「小生饑渴之思，已匪伊朝夕。今既相會，可謂天從人願。若使遇而不遇，其如窗前明月何。」伸手挽著仙珮的衣袂，仙珮半推半阻。將在綢繆之際，忽聞彩燕厲聲叫道：「小姐快來，夫人尋喚不見，正在那裡發惱哩。」杜小姐驚得面色如土，慌忙回身就走。謝賓又急急的送至扉邊，被著門檻一絆，忽然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想起夢中綢繆情態，不覺愁懷愈熾。賦得小詞一闕，以自遣云：

昨夜月華滿地，親見蘭閨姝麗。真有楊柳輕盈，桃花妖媚。回越尋常，豈淺白深紅而已。 欲把洛神賦擬，翻入巫山夢裡。正欲牽幌從容，憐香旖旎，咫尺天涯，恨彩燕將人驚起。

——右調《隔溪花》

其年流賊攻陷全楚，朝廷降旨，起用內外大臣，杜公亮連升三級，以大理寺欽召至京。期限難違，即日束裝就道，以俟到京之後，另將家眷擇期赴任。當晚置酒，與謝賓又作別道：「老年姪學業已成，今科秋試，決當奏捷。幸獲久留舍下，因值老夫俗事多端，先於朝夕請益。今又忽膺內召，雖愧迂儒淺識，只堪於林下棲遲。然以聖恩際重，敢惜犬馬之力。但欲相屈賢姪一同北上，一則欽限嚴促，一則槐黃伊邇，所以留在敝居，且俟奪標之後，再容專人相請。」謝賓又再三謝道：「姪以駑駘下乘，謬荷老年伯破格垂恩。自揣庸愚，莫能圖報。茲喜榮膺簡命，指日台輔可期。本欲隨附至京，以圖朝夕省侍，奈緣學道錄科在邇，願俟老年伯榮觀之後，即擬趨聆嚴范。但驪歌既在明晨，小姪亦不敢再居潭府。」杜公亮道：「非敢屈留，欲使爾之諸弟，獲切磋之益耳。」遂向啟祥、啟禎、啟瑞三子道：「我奉簡書，不及在家指點爾等入試。故特強留賓又，在□□□□明二三場策論，未曾習熟，須要質疑請教，毋得師心自誤，以負爾父之望。」於時將及更餘，謝賓又不敢久坐，即便起身告退。至曉，同著啟祥等三子，一直送到二□里之外而回。不題。

且說杜小姐，自與謝生詩箋酬和之後，不覺慊慊瘦損，茶飯情思。待欲潛出閨幃，略尋散誕，因杜老夫婦□分嚴毅，雖五尺之童，不許步入中堂。即婢婆以至家人婦女，亦等閒不容出外站立。所以時遭拘束，寸步難移。每每坐在繡房，不情不緒，惟把些閒書消遣。誰想使臣忽到，奉旨超遷。自那日杜公亮起身去後，老夫人又值抱病在牀，合家男婦，大大小小，恰像老鼠不見了貓的一般，無不縱恣自如，歡喜快活。杜小姐自奉湯藥之暇，亦得時時出到園中閒步。一日傍晚，向著荷花池畔，少立片時，既而回到繡房，即事一絕云：

才上妝樓學畫蛾，更從池畔看殘荷。
深閨豈識愁滋味，不道眉尖愁愈多。

吟詠方畢，恰值彩燕走進房來，帶笑說道：「適才打從西樓走過，又被那風魔的謝生扯住衣袂，再四相懇央我轉達小姐，要求一見。致我一時惱著性子，將他罵了幾句。你道那生癡也不癡？」杜小姐笑道：「劣丫鬟，見不見由我，你何消著惱。我今再寫幾個字兒，與你拿去回絕了他，省下下次又要胡纏。」便檢出桐葉箋一幅，將那首絕句寫上。著令彩燕即時持出，以付謝生。謝賓又看罷，不覺莞爾笑道：「我細觀此詩，小姐的芳心已見。然要成就好事，其權全在小娘子。倘若撮合，感恩不朽。」遂信筆另賦一絕，以復仙珮云：

荷花始面葉如裙，無限相思只為君。
縱使投梭欣折齒，癡情原是謝家鯤。
詩去數日，候著彩燕，杳不復至。

一夕，月寒更靜，謝賓又和衣假寐。忽聞扉外低聲喚道：「謝郎，謝郎，天上人已至矣，睡何為哉？」謝賓又自夢中驚醒，聽得是彩燕喚聲，連忙啟扉，延入以問之。彩燕道：「小姐特命妾來，約即於芍藥園中一會。好事已諧，恭喜賀喜。」謝賓又聽說，喜出望外，連聲謝道：「雖蒙小姐厚情，實出小娘子嘯薦之力，使小生一聞此信，不覺心境頓舒，變愁為喜。夙昔相思，眷慕之懷，傾於此夜矣。」遂跟著彩燕，趁那星月之光，悄悄步進園扉。由竹徑轉出荷池，過了小橋，向南數□步，始抵牡丹亭。自牡丹亭轉彎過西，又數□步，只見六曲雕欄，珠簾半卷，其內畫屏淨几，鋪設珍奇，即是芍藥園也。謝賓又慌忙促步而進，四圍一看，那裡見個杜小姐的影兒。急向彩燕道：「襄王已入夢中，借問神女安在？若非小姐爽約，定是小娘子哄著小生。」彩燕帶笑謔道：「寒酸餓眼，你何消這等著急，包在我的身上，把一個小姐與你相會。」便周圍尋覓，只見繡裙出於屏下。原來杜仙珮雖則一時乘興，喚了彩燕出來。及遠遠望見謝賓又走至，□分害羞，禁不住心窩內突突的亂跳，只得與愛婢紫菊一堆兒躲在畫屏背後。當下彩燕尋見，扯了杜小姐的衣袂，一把拖出來道：「小姐乃是月裡嫦娥，謝郎亦係玉皇書吏，鎮日傳詩寄柬，累我彩燕陪了多少工夫。今當此良夜，最好婉敘心曲。你看月色溶溶，正三星在戶時也。」謝賓又整衣向前，深深一揖。杜小姐背轉立下，亦道了一個萬福。原來謝生色膽雖深，終是儒生氣質。見了杜仙珮的雲鬢花容，不覺神魂飛蕩，心下反覺忐忑忐忑，那裡曉得調情引興，做出那偷花伎倆。那杜小姐又緊緊的左手挽了彩燕，右手扯住紫菊，雙臉暈紅，低著頭並不發聲。停了一會，謝賓又方掬躬向前，徐徐說道：「荷蒙小姐厚情，不以鱗生微末，屢辱桃李之貽，愧乏瓊瑤之報。奈自借榻以來，兩易裘葛，心非土木，豈能無感。所恨蘭閨咫尺，縮地無由，以致枯坐西樓，神魂顛倒。今夕幸蒙賜會，使小生喜出望外，不知小姐即肯見憐否？」杜小姐低低應道：「郎之心曲，與妾相符。但雖因春增感，憐才切念，其如婚姻之事，必待媒妁傳言，嚴親允諾，非妾所能自主。今夕之晤，特欲與郎一面，以訂終身耳。」謝賓又聽了這一席話，不覺神喪氣沮，變色說道：「原來小姐故意將人哄弄。若必待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是欲以貞慎自守，卻不道做女子的，須要言不及外，衣不見裡，豈可夤夜出來，與人相會。」杜小姐又微微歎息道：「妾終不負郎，

郎亦何消這等著急。」遂令彩燕送回，即與紫菊翻身進內。謝賓又出了園門，一步步捱上西樓，不覺淚下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你雖假意向賺，卻令小生此際何以為情。」當夜翻來覆去，展轉不寐。至曉，復裁一律，仍托彩燕，以致仙珮道：

自獲瓊瑤贈，思君已歲餘。
竹風敲夜寂，花月上窗虛。
既乏相憐意，何煩數寄書。
從茲謝妝右，別去漫躊躇。

詩既去，將及傍晚，彩燕又悄然潛出，因值啟祥在座，密喚謝生下樓，附耳低言道：「謝郎做一好夢，今夕更深時候，小姐准來作伴，好把衾枕安排，不必再題怨句矣。」即於袖中取出寸楮遞過。謝賓又接來一看，上面寫道：

不須別去不須愁，幾度尋思只為羞。
吩咐玉人休悵望，今宵准擬會西樓。

謝賓又看罷，大喜道：「誰想小姐果肯見憐，還望小娘子從旁催促，不致愆期為幸。」彩燕點頭含笑，自向裡邊進去不題。那一夜，為值夫人病重，杜小姐親煎湯劑，捧進服下。候至更餘時分，即悄悄的從廚房後，窺出外廂。謝賓又靠著欄杆，側耳細聽，早已佇候良久。及至相會之際，杜小姐低鬟微笑，猶帶餘羞。謝賓又一接花容，喜從天降，遂解帶入幃，赴那雲雨之夢。兩情歡洽，不待言矣。既而事畢，將及半夜，彩燕低喚一聲，杜小姐即便整衣而起。謝賓又亦即起身，送至梯邊，再三相訂後期，俱不消細敘。

自此月餘，謝生既已赴試到省，杜小姐亦因京邸人回，接往住所。其時，老夫人病已全愈，擇日僱船，起身向北。只有杜小姐，思憶謝生，時時墮淚。臨行之際，修書一封，密付管門朱媪，囑令覓便寄與謝賓。俄而三場已畢，又當揭曉，謝賓又獲中第五、四名。會過房師主考，回至無錫。聞得杜小姐已經北上，便與啟祥、啟禎、啟瑞作別，將至江濱。只見管門的朱老之妻朱媪，隨後趕來。謝賓又驚問其故，朱媪道：「小姐臨去，說起相公，淚如雨下，因再三致囑，留下一封書信，著令傳語相公，場事一畢，須要作速進京相會。」說罷，即於懷中取書遞過。謝賓又亦墮淚道：「原來小姐如此厚情，能不令人黯然魂斷也。」遂拆書細看，上面寫道：

妾不敏，自幼喜拈柔翰。然不過借月命題，引花成詠。初未嘗羨崔鶯蕭寺之遇，誇韓氏葉上之詩也。所以深局繡戶，罕識春風，靜處羅幃，豈援芍藥。夫何郎枉擲果之車，妾起憐才之和，以致婢媵傳言，遂諧私匹。每一捫心，能無慚汗。然妾所以愛郎者，情也。雖則我心匪石，難保君意如膠。擬欲訂誓真誠，要盟終始。而槐黃忽屆，君將鏖戰棘圍。妾以嚴命相催，亦當征轅北詣。遂不及握手言別，而臨風慨歎，有不覺涕淚之涔涔者矣。即以學足三冬，何難一捷。惟乞試後，即詣長安。倘西樓有再續之緣，家君下東牀之命，此則妾之日夜冀望而有幸者也。挑燈草奉，涕泣不知所云。

謝賓又看罷，連聲歎息不已。那一日，為因風順，至暮抵家。參見繼母常氏已畢，到了次日，少不得遍向親友拜望。一連鬧了月餘，即與同年顧長康，同赴公車。在路曉行夜宿，不一日已到了長安，當晚投寓客店。次日清早，梳洗畢後，便去拜謁杜公亮，恰值杜公亮自朝內議事而回。一見謝生，滿面堆著笑容道：「恭喜賢姪，獲擢巍科，使老夫一閱鄉書，不勝欣躍之至。」忙命備飯，即著人到店，搬取行李。自此，謝賓又仍館於杜公衙內。雖則彩燕不時步出外廂，怎奈耳目眾多，莫能通信。忽一夕，杜公亮設宴後堂，請著謝賓又進內赴飲，在座只有啟禎、啟瑞，賓主共是四個。既而酒過數巡，食供兩套，杜公亮道：「今夕座無他客，可作心談。老夫為著國家多事，流寇未滅，惟恐有負聖上拔用之意，寤寐不安。所喜仲季兩兒，近亦婚配。其放不下者，惟一小女，尚未字人。今幸賢姪青年高薦，異時功名，決不在老夫之下。願將弱息見托，未知賢姪意可允否？」謝賓又慌忙起身謝道：「小姪一介書生，謬荷老年伯厚恩獎拔，已出至幸。若蒙許配令愛小姐，只恐葦葭難以倚玉，有辱門楣。還望老年伯另擇快婿為是。」杜公亮掀髯笑道：「賢姪休得太謙。老夫秉性侃直，從來並無戲謬。自今夕見許之後，斷無二三。但願春闈鏖戰，再圖一捷為快。」謝賓又聽說，滿心歡喜。既而席散回房，口占七言一律，以述其欣喜之意云：

昨夜春風敵綺筵，紅絲親許為予牽。
不辜月底綢繆意，始遂湖中邂逅緣。
青翼漫教傳怨句，碧窗擬共奏清弦。
新詩詠就重重喜，待報深閨窈窕仙。

話休繁絮，俄而又是二月中旬。三場畢後，謝賓又竟遭點額，以此怏怏不樂。又為一件閒事，與啟禎弟兄不睦，所以杜公亮屢欲卜吉議婚，俱被啟禎阻抑而止。光陰荏苒，倏忽間又將一載。謝賓又既以小姐不得再會，又因杜公亮相待之禮日漸疏薄，意不自安，每每浩歎而已。正所謂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且說杜公亮有一同鄉至交，姓賈名安，現任巡城御史。其子賈傳，新值斷弦。聞得杜正卿有女及笄，央媒求懇庚帖，杜公亮欣然許諾。只為男長女大，那賈御史便即揀個吉日，行聘過門。謝賓又聞了這個消息，暗暗流淚道：「我只為圖就姻事，所以勉強逗留。今既不諧，豈有再住之理。只是感荷小姐厚情，無從面謝訣別，使我身雖去而魂魄不能去耳。」當下自嗟自歎了一會，料想難以再留，只得吟就絕句一首，著令彩燕持進，以別仙珮道：

思卿不見又經年，不怨春風只怨天。
生死別離休再說，強拈絕句寄妝前。
將詩寄後，即向杜公亮告別。杜公亮挽留不住，置酒作餞。
要知謝生去後如何？且待下回解說。